



新青年學習叢書

思方與讀書方

胡繩著

光華書店發行

新青年學習叢書

思想方法與讀書方法

胡繩著

光華書店發行

思想方法與讀書方法

著者 胡繩

出版者 耕耘出版社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ysiang Fanfa
Yu
Dushu Fanfa

一九四八年一月東北版再版
一九四八年五月東北版三版
發行五千冊

目次

序言

辯證法的法則和方法

- 一：法——法則、方法——二：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三：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四：辯證法的三大法則與四個特點——五：克服教條主義

『資本論』中的辯證法

- 一：辯證法的意義——二：辯證法的核心——三：矛盾的展開——四：幾個要點

列寧怎樣反對主觀主義

- 一：什麼是科學方法？——二：怎樣批評不同的思想？——三：我們學習到什麼？

怎樣結合書本知識與實際經驗

- 一：『得意』和『得言』——二：向理論『上昇』——三：兩方面的結合

實踐的態度——爲人民服務

- 一：封建時代的服務觀念——二：法西斯的服務觀念——三：尊重人民

向人民學習——四：爲了什麼目的

改造我們的學習

六〇

怎樣做『讀書筆記』

六四

序

這裏的幾篇文章，不僅因為所說的問題互有關聯，而且因為都是在同樣的原則下寫出來的，所以現在集為一小冊。多年來，常有機會要寫這些方面的文章，較早時所寫的一些單篇和小冊子，現在重讀起來，已感到很多不完滿之處，甚至錯誤之處。收在這裏的是近年來所寫自己覺得較有把握的幾篇，但一定也還是有很多地方應該接受朋友們的批評的。

上輯內是一篇論文和二篇由讀書筆記中整理出來的文章，都是有關思想方法的。「資本論的辯證法」的一篇寫得較早，所論較不充分，但或可作為閱讀「資本論」時參考用，所以還是留下來了。

下輯四篇都可說是有關學習方法的。我們的學習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從書本上學習，又一方面是從實際生活中學習。這二方面如何結合起來，這裏提出了一點意見。如何從實際生活中學習是一大問題，然而一個根本出發點必須確定，那就是為人民服務、向人民學習。另外專討論書本學習的，這裏也有兩個短篇。

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都是可以用很大的篇幅來討論的。關於這方面的書已出版的不在少數。這本小冊中能說到的自然只是很少的一點。我想，要獲得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最重要的

辯證法法則並不是『先天』地存在於人類頭腦中的，人類並不是先有了辯證法法則，然後去研究事物，而是從研究事物中發現了辯證法法則。到了現在，縱然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已被證明普遍適合於自然與社會的歷史底各方面，但是到底在某一特殊部門的現象界中，辯證法法則表現爲何種特殊的狀態，那却是基本法則本身所不能告訴我們的。要指出特殊的法則，仍必須認真去研究具體的對象，而不能只是把普遍的法則拿來套用一下。雖然在研究過程中，普遍的法則可以有着領導與指示的作用，但是普遍的法則畢竟並不是研究底出發點，並不是特殊的法則由而產生的源泉，恰恰相反，倒是由特殊法則底發現，更充實了普遍的法則底內容。

在研究有了結果，了解了所處理對象底具體發展規律後，於是本來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法則現在成了爲我們主觀所能把握的東西了。於是我們就能够用言語或文字來加以敘述。這所謂敘述並不是把客觀事物按照其外部形象而加以描寫，不是瑣碎的，巨細不遺的，也不分別偶然現象與必然現象的紀錄。進行敘述當然要用邏輯的語言或文字，但也不是像形式邏輯家那樣的做法，他們只注重於語言文字自身的邏輯性，他們只顧到敘述的文字前後不相抵觸，以能够『自圓其說』爲滿足。這樣的『邏輯』其實是最貧弱的。我們所要求的，是把客觀的現象，按照其發展內部的規律而敘述出來。固然要能很好地敘述，必須首先很好地研究，但是也不能以爲敘述只是研究底附屬，因爲敘述既不是研究過程底紀錄，也不是把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歸納成幾個簡單的公式，以致活潑豐富的現實，在敘述出來時，變成了空洞抽象僵死的邏輯文句。所以敘述並不是技術的問題，而也有着方法的意義，是如何使活潑豐富的現實在其內部的規律性的把握下

再現出來的問題。

但辯證法之爲方法，其內容還不盡於研究與敘述二方面，更有一方面是關於行動的。我們去研究客觀現實並不是站在現實外面冷眼旁觀，而是要積極地進入現實中，對於現實有所行動。行動越深，認識也越深。我們用言語文字來敘述出客觀事物底發展法則，也並不是只爲了在思想上把握這法則，更是爲了在行動上掌握這法則，根據這法則來對現實進行改造。——因此我們在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以外更有實踐方法。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法則與方法雖是兩樣東西，但又不是絕對不同的兩樣東西，因爲方法無論從那一個意義上說，都是服從於法則的。辯證法既是法則，同時也是方法。換言之，辯證法表現在客觀現實中，就是法則，客觀現實中的法則反映到主觀上來就可以成爲對付客觀現實的手段，也就是方法。我們通過研究方法來找出客觀的法則，通過敘述方法來使『自在』的法則表現爲我們所把握的法則，最後通過實踐方法來在行動上掌握客觀底規律，推動事物底發展。

二 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研究、敘述與實踐的方法，因爲都是以客觀事物底法則爲基礎、爲依據，所以在實質上，三者自然是一致的。既然客觀的事物都在發展中表現着辯證法的法則，那麼我們的研究方法、敘述方法、實踐方法自然都同樣是辯證法的方法底運用。但是在實質上的相互一致並不能妨礙在形式

上的相互區別。這種區別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都可說是屬於理論的方面。理論的方法與實踐的方法在實質上相互一致而在形式上又相互區別，那是極易於明白的。但大家往往不注意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雖然是形式上的，但若不把它弄清楚，却有可能損害到辯證方法底實質。

對於先驗的理性論者，研究的方法常常和敘述的方法沒有什麼不同。像笛卡兒，在他的書中他從『我思，故我在』這一個原理出發，由這個基本原理抽繹出其他的原理，用來解釋他所要解釋的許多問題。他以為『我思，故我在』，這是一個『自明』的公理，他開始他的研究行程，是從這個『自明』的公理出發。他對一切都表示懷疑，最後找到了這個『不待任何證明天然存在』的『真理』，於是他的敘述與研究的過程自然都不能不從這裏出發了。

另一方面，對於狹隘的經驗論者，敘述方法也常常和研究方法完全一樣。因為他們只是把零碎的經驗累積起來，縱然他們也能從這中間歸納出似乎一般性的結論，但他們至多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像那些繁瑣的歷史考據家，只是鑽在故紙堆中，做一字一句的簽註，一事一物的考訂，這固然也是做研究工作，但他們研究的方法始終不能上昇到帶有法則性的理論。於是當他們把研究底結果敘述出來的時候，所敘述的也就只能是他們如何進行研究的過程。

辯證唯物論無論在研究方法中，還是在敘述方法中，和先驗的理論性與狹隘的經驗論都是判然不同的。我們要嚴格地尊重客觀現實，因此我們的研究底出發點，決不是半空中掉下來的先驗原理，而是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這使我們和先驗的理性論者完全不同。但是我們又決不滿足於

僅對個別事物一一加以分析，然後在形式上加以歸納，却要進一步構成足以揭露對象發展底內在規律的理論。這使我們又和狹隘的經驗論者不同。既然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開始就以雜多的具體事物做對象，其中並存着必然的現象與偶然的現象，主要的現象與次要的現象，通過研究過程，最後我們得到了事物內在的必然的法則，和那是以反映事物全面形勢的最單純的因素，而我們的敘述過程常常就是從這裏開始。所以研究力法與敘述方法在形式上也就不能不有所區別。

我們固然不能因為辯證唯物論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從雜多的具體事物的分析着手，便以為其研究方法其實就是經驗論的方法；又因為辯證唯物論在敘述過程中着眼於一般性的法則，便以為敘述方法其實就是理性論的方法。假如做這樣的看法，那便是認為唯物辯證法的研究方法是單純的歸納方法；分析方法，而其敘述方法則是單純的演繹方法，綜合方法，於是在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不僅在形式上有着區別，而且在實質上也完全不同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無論是在敘述過程或是研究過程中，實質上我們所用的都是辯證方法。但是同樣的辯證方法在運用於研究過程時與運用於敘述過程時則不能不有着顯著的差別。我們為辯證方法的總原則所指導，在研究過程中，首先要從事物的全面形態中歸納有關的具體事物，加以具體的分析，使我們能從具體的事物上昇到一般的理論，但也要隨時進行綜合，使這一般的理論永遠與現實中的新的發展相符合。另一方面在敘述過程中，常是從研究所得的一般性的法則與最單純的原理出發，來展開說明事物全面形態，但也仍要隨時分析歸納具體事物來加以充實，使得敘述過程不是空洞的概念的遊戲。

像這樣的在形式上有所區別而在實質上相互一致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正是唯物辯證法所特有的。

三 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馬克思底『資本論』是運用辯證方法的經典的著作。但這部書底第一卷剛出版以後，就被許多人所誤解與攻擊。著者在第二版跋言中說：『資本論應用的方法常不爲人理解，這一點可由各種關於本書的解釋底互相矛盾而知』。那些評論家底自相矛盾的確是非常有趣的。『有些評論家說，馬克思底方法不過是英吉利學派所通用的『演繹法』，另一些評論家却說他的方法其實是『分析』的。甚至有一個雜誌既責備『資本論』作者『以形而上學的方法探究經濟學』，同時又責備他『僅從事於一定事實底批判的分析』。最後，還有一個評論者說：『驟然依照它（指『資本論』一這書）的敘述底外形來判斷，我們一定會說，馬克思是一位最大的觀念論哲學者，並且是德意志式的從惡意方面來解釋的觀念論哲學者。但在經濟學批判的工作上，他與任何一個先驅者比較，都更是實在論者。——我們決不能稱他爲觀念論者』。這些批評者底混亂，無非是由對於唯物辯證方法的不了解，並把『資本論』底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完全混同了起來的原故。所以馬克思，爲了答覆這些批評，在說明了自己底方法並不是別的，而只是辯證方法之後，接着說：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底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形態底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

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底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這一段話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是有着很大的啓示性的。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寫『資本論』一是爲了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底發生、生存、發展、死亡底法則。人們也許可以想像一個曾經受了黑格爾影響的人，在進行研究什麼的時候，大概是首先在心目中存着辯證法的普遍的概念與法則，從中抽繹出幾個適合於目前需要的特殊法則就算了事。但事實上，馬克思不是這樣做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最簡單的原基形態——商品——出發，展開資本主義經濟底全部結構，從最根本的矛盾——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矛盾——出發，說到促使資本主義整個崩潰的恐慌，在這樣的敘述過程中一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一個判斷與另一個判斷，一個法則與另一個法則是如此謹嚴地聯結在一起，好像是從前一個生出後一個來似的，使得後來的人在敘述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時，除了用他的邏輯系統外，別無其他方法。這就使人看起來，好像這樣的邏輯系統是馬克思根據辯證法法則所作出來的『先驗』的結構。有些評論家說馬克思底方法是演繹法，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是德意志式的觀念論也就是由這裏產生的誤解。他們都不了解『資本論』底邏輯如此謹嚴完整只是因爲他是嚴格遵照着對象自身底邏輯，而這種邏輯，在馬克思進行敘述時，雖然是最初就存在於他的心目中，但是在他研究過程中却是最後才達到的。馬克思爲了進行這種研究會特別跑到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英國，他在進行研究時，並沒有一開始就把什麼辯證法的法則擺在自己面前，當做研究底出發點，

他所做的却是：如在上引文中他自己所說的；第一，搜集一切有關的歷史材料與現實材料；第二，分析這些材料，考察它們在發展中相互關聯的紐帶；第三，探究這種發展形態底內部關係，即是探究它們爲什麼表現爲這樣的發展形態。經過這樣的分析研究之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發展法則就在馬克思的面前呈現出來了，於是在他拿起筆來進行敘述的時候，他自然用不着一開始就把全部材料成堆地送到讀者面前，而可以把所需要的材料，按照對象自身所具有的發展法則，一一安置於書中適當的地方了。

由此可見，我們不應當曲解馬克思底研究方法，以爲這就和「資本論」中所表現的全部敘述過程相同，好像馬克思不是先去全面地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一切現象，却是一開手就「天才地找到商品這一個最單純的東西，而在其中看出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矛盾，認定這是一切矛盾底基礎，於是從這裏一步步推演下去，就把一切問題研究清楚了。這樣看法，正是把馬克思底辯證方法歪曲成爲形而上學的方法，也就是把馬克思方法歪曲成爲被恩格斯所批評了的杜林底方法：

「杜林先生底方法——恩格斯說——就是在於，把認識對象底每一種類，分解成似乎最簡單的因素，而對這些因素，應用同樣簡單的似乎不解自明的公理，以後就把這樣得來的結論繼續運用下去。——這個方法祇是舊時所愛用的觀念論的或稱爲先驗的方法之變相，它不是從對象本身，認識對象底特質，而是從對象底概念中，演繹地得出一些特質。起初從對象上作出對象底概念，以後把形象一轉，從對象底反映，即從其概念上，去測度對象。不是概念應該與對象相適合，而是對象應該與概念相適合——（「反杜林論」）。

我們不要杜林底方法，而要馬克思底方法，那麼我們就必須把馬克思底研究方法從他的敘述方法在形式上分別開來，而以搜集與分析豐富的具體材料爲研究的出發點。

就是這個杜林，他還反咬一口，說馬克思在研究中不是依據客觀事實，而是依據着幾個抽象的辯證法的法則的。照他說起來，馬克思之得到若干說明具體事實的規律，不過是直接從『量變到質變』『否定之否定』這些公式中演繹出來的。對於這種『批評』，恩格斯也根據『資本論』原書給了很有力的答覆：

『馬克思說：祇當價值量達到各該場合上一定的最低限度量（雖然此量因情形而異），它方能轉成資本——這一事實正是黑格爾法則底正確的證明。杜林先生却替馬克思加上了這樣思想：因爲根據黑格爾底法則，量轉成質，一所以，借款一達到一定的界限就……變成資本』。所以，恰巧相反。』（同上書）

同樣的，杜林攻擊馬克思是完全依靠着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才能得到私有財產將被廢除的結論，也是不合事實的。如恩格斯所說：『當馬克思把這個過程形容爲否定之否定的時候，他並不是想用它去證明這過程底歷史的必然性，相反的，他先在歷史上證明，這種過程，一部分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一部分一定將要完成；以後他更指出這是按照辯證法則而完成的過程。』（同上書）

由這裏可以知道，單純用辯證法法則來證明什麼，這不是馬克思所做的事，也不應該是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事。我們絕不能說：因爲量變會促成質變，所以貨幣積蓄到一定數量，就會變成資本。這種推理方法就是在『資本論』底敘述過程中也是被排斥的。馬克思所做的只是具體

地研究資本與貨幣底現實材料，研究財產制度底產生與發展底歷史材料，然後得到了它們的具體的發展規律的認識，而在敘述過程中就按照這種規律來說明從貨幣到資本的發展，以及私有財產制度底建立與將來的崩潰，最後並指出了，這些都是符合於辯證法的普遍法則的。

四 辯證法的三大法則與四個特點

以上我們從辯證方法運用於一個特殊對象內的模範例子說明了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底問題，現在我們再來從一般的情形看一下。

我們已經知道所謂敘述方法，就是這樣把客觀的事物按照其內在的法則再現出來的問題。我們又知道，辯證法的法則，最普遍地適用於一切事物的，有三大法則。那是由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定型化，而為後來的大多數辯證法『教科書』所襲用的。恩格斯是這樣說的：

『辯證法的諸法則，是從自然和人類社會底歷史中抽取出來的。它們並非別的，却是這兩個歷史發展底領域底最普遍的法則。就實質論，它們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法則：

量變質和反過來質變量的法則；

對立體相互貫通的法則；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自然辯證法』）

但因為事物內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底根本動因的原故，所以恩格斯所舉三大法則中的第二點，後來是被移置為第一點了。因此就是（一）矛盾的鬥爭和統一；（二）質與量的相互轉化；（三）

否定之否定。這三大法則是從最大的概括性上表明了事物發展中的一般的過程：由於內在的矛盾鬥爭引起運動，在運動中由量變引起質變，更由第一次的質變引起第二次的質變。

但是這樣的法則對於我們到底有什麼用處呢？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它們只是一般地表明事物底發展法則，並沒有特殊地表明各種事物底發展法則，就把它們看做是無用的東西，但假如以為從這些一般的法則中直接可以推論出麥子是怎樣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怎樣發展的，中國革命是怎樣發展的，那不待言也是極蠢的打算。

所以我們不能把這三大法則底形式直接拿來做研究方法底始點。只有在我們具體地研究了麥子底歷史，資本主義社會底歷史和中國革命底歷史之後，我們才可能直接用這三大法則底形式來進行敘述，我們才可以指出麥子，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由於怎樣的基本矛盾而發生發展，而在發生發展中又是經過怎樣的質量互變的過程，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可見倘若把三大法則保存其形式而轉化為方法，那只是屬於敘述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方法。假如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在接觸某一特殊部門的對象時，首先就想一下子把握其作為運動發展底根本動力的內在矛盾。但是，這種矛盾既然是隱藏在事物底最內部，若不先從表面現象一層層分析下去，如何能够把握得到？同樣的，人們若在還沒有詳細地佔有材料，分析其具體發展形態的時候，就想去慧眼一瞥地看出質量相互轉化的關係，正反合三階段底關係，這樣一來，這三大法則非但不能幫助具體的研究過程，反而成了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了。

把普遍的發展法則，直接拿來當做某一特殊部門底研究方法，不去分別研究方法在形式上和

敘述方法的區別，其結果，就一定是使辯證法在實質上墮落爲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把辯證法當做研究方法，就不能在形式上運用那三大法則，而要在實質上運用那三大法則。

斯大林在聯共黨史第四章第二節寫了有名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一個著作，在這裏，他不用三大法則，而是舉出了四個特點，來解釋辯證法。他是如此說明的：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有以下的基本特點；

甲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把自然看做互相脫離，互相孤立，互相沒有依存的對象和現象之偶然地堆集，——而看做聯結的統一的整體……

乙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自然不把他當做靜止和不動，停滯和不變的狀態，而看做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不斷的更新和發展的狀態。……

丙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發展的過程不當做簡單的上昇的過程，數量變化不引起質量變化過程，而看做這樣的發展，在這裏，從小小的隱秘的數量的變化轉變到公開的變化，根本的變化……

丁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的出發點是自然的對象。自然現象都固有着內部矛盾，因爲所有他們都有自己的正反兩方面，自己的過去與將來，自己的衰亡方面與發展方面，而這些對立的鬥爭，新與舊之間的鬥爭，衰亡與生長之間的鬥爭，消滅與發展之間的鬥爭組成了發展過程底內部的內容，從數量到質量轉變的內部的內容……